

# 小国何以大外交？

## ——一个基于角色塑造的分析框架\*

秦 升

内容提要：文章试图构建一个基于角色塑造的小国外交效能分析框架，探讨小国外交如何通过有效的角色塑造在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实现远超其物质实力的影响力。既有研究或将小国外交置于地缘政治以及大国竞争的背景之下，聚焦小国地区战略的现实主义逻辑；或将小国参与特定议题的全球治理作为案例分析，无法对小国外交的能力和限度提供从地区到全球的一般性解释。文章认为，角色理论不仅将实力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其建构主义特征所强调的社会建构和身份定位对小国外交的效能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当小国的角色塑造实现与地区主义目标、全球特定规范以及大国战略关注的“三重一致”时，其外交效能将得到显著提升。太平洋岛国通过将自身塑造为“蓝色太平洋的守护者”“国际气候道义的引领者”和“气候变化治理的推动者”，在国际气候政治领域成功实现了从配角向主角的转变，体现了“三重一致”框架对小国大外交的解释力。该理论框架为理解小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更好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有效地回应小国关切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小国外交 角色塑造 地区主义 太平洋岛国 气候外交

作者简介：秦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南太平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中国周边研究”（项目编号：DF2023YS48）的资助。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 一、引言

在全球治理中，小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全球共识，其如何在实力不占优的前提下通过外交获得地区乃至全球层次的影响力——即小国大外交——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sup>①</sup>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宗主国—殖民地体系的崩溃、民族主义的兴起、国际法治的完善，共同推动了小国数量的迅速增加。冷战结束后，小国数量进一步增长，小国的物理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的威胁大大降低，参与国际事务的障碍不断减少，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多边机构的迅速扩张，数量众多的小国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其外交行为和战略选择对国际秩序的塑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对小国外交的研究长期以来处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边缘地带，且囿于时代限制，主要研究对象集中在欧洲小国，主要研究议题集中在安全领域。<sup>②</sup>正如安德斯·威瓦尔（Anders Wivel）所言，小国在学术文献和外交实践中通常被视为规则接受者，而不是规则制定者，是安全消费者，而不是安全生产者。<sup>③</sup>

进入 21 世纪，小国开始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从被动融入国际体系向影响国际政治格局转变，外交效能提升显著，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小岛屿国家的议题引领，<sup>④</sup>到北欧小国在环保、人权、和平调解等领域的国际规

---

① 小国大外交既是一个绝对性概念，即小国实现了超越自身实力的外交影响力，也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即这种超越自身实力的影响力在程度上可能是不同的，如地区层次的影响力或全球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使用“效能”描述小国外交实现的效果和影响的程度。

② 冷战期间关于小国研究的著作参见 Annette Baker Fox, *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 Diplomacy in World War II*,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9; David Vital, *The Inequality of States: A Study of the Sm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Robert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David Vital, *The Survival of Small States: Studies in Small Power-Great Power Conflic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eter J.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 Anders Wivel, “Small State Diplomacy”, in Patrick James ed.,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④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New Pacific Diplomacy’ Ten Years 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1, 2025, pp. 55-63。

范建构，<sup>①</sup>再到区域经济和安全架构中东南亚小国的大国对冲，<sup>②</sup>不同地区的小国正以特有的外交方式参与并影响着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以上国际政治的新现实催生了大量关于小国政治、小国外交、小国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的分析，对以大国政治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国际关系研究形成了重要补充。

与此同时，对小国外交行为的解释出现了两种路线，一部分研究基于现实主义的“生存逻辑”，强调小国在实力不对称条件下的应对策略，如追随、平衡、对冲、庇护所理论（Shelter Theory）、“星座”理论（Constellation Theory）等，<sup>③</sup>另一部分研究则关注小国的权力基础，研究小国主动塑造国

---

① Christine Ingebritsen, “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7, No 1, 2002, pp 11-23.

② Cheng-Chwee Kuik,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0, 2016, pp 500-514.

③ 小国追随以及结盟研究参见 Stephen M. Walt, *Origins of Alliance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31; Eric J. Labs,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3, Spring, 1992, pp 383-416; Miriam Fendius Elma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 Challenging Neorealism in its Own Backyard”,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No 2, April 1995, pp 171-217; Alyson J. K. Bailes, Bradley A. Thayer and Baldur Thorhallsson, “Alliance Theory and Alliance ‘Shelter’: The Complexities of Small State Alliance Behaviour”, *Third World Thematics: A TWQ Journal*, Vol 1, No 1, 2016, pp 9-26; 小国平衡研究参见 Giorgi Gvalia, David Siroky, Bidzina Lebnidze and Zurab Iashvili, “Thinking Outside the Bloc: Explaining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2013, pp 98-131; 小国对冲研究参见 Cheng-Chwee Kuik,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 30, No 2, 2008, pp 159-185; Antony Dabila and Thibault Fouillet, “What is Small-state Security Policy? ‘Transpolitical Propagation’ in the Case of Luxembourg, Singapore, and Lithuania”, in Thomas Kolnberger and Harlan Koff eds., *Agency,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of Small States: A Global Perspective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119-134; 小国庇护所理论参见 Baldur Thorhallsson and Sverrir Steinsson, “A Theory of Shelter”, in Baldur Thorhallsson ed., *Small States and Shelter Theory: Iceland’s External Affairs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24-58; 星座理论参见 Hans Mouritzen, “Tension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Strategies of the Weak”,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8, No 2, 1991, pp 217-230.

际议程、引领规范变革或利用特定议题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能动逻辑。<sup>①</sup> 两种研究路线导致了理论层次的割裂，限制了对小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复杂外交行为的理解，也妨碍了对小国外交效能的准确评估和预测。因此，发展一个能够有效解释小国外交的影响及其限度的一般性理论框架，探讨小国如何通过特定角色的塑造提升其外交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是本文的核心目标。

研究框架如下：第一部分回顾和评析既有小国外交研究的主要视角及其局限性；第二部分提出基于角色理论的小国外交效能分析框架，确定基于地区主义、全球规范和大国关注的三个关键变量，阐述角色塑造的“三重一致”对小国外交效能的扩增效应；第三部分以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外交为例，分析其角色塑造策略并运用“三重一致”框架解释其气候外交的成功与不足；第四部分总结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和政策启示。

## 二、既有小国外交研究的启发与局限

### （一）小国概念的关系导向

探讨小国外交必然要对小国概念进行界定。学界至今未能就何谓小国达成共识，使得该领域研究长期面临概念不清、范围模糊等基础性问题。<sup>②</sup> 从小国进入国际关系研究视野开始，学者对其的界定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实力视角，即通过一系列物质或非物质因素来描述绝对权力的大小，二是关系视角，即通过强弱对比描述相对权力的大小。<sup>③</sup>

从实力视角出发，最直观的方式是基于物质因素，如人口、领土面积、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军费开支等对国家大小进行定义。一些学者认为，

---

① 小国权力基础参见 Tom Long, “Small States, Great Power? Gaining Influence through Intrinsic, Derivative, and Collective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9, No 2, 2017, pp 185-205; 小国引领规范参见 Annika Björkdahl, “Norm Advocacy: A Small State Strategy to Influence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5, No 1, 2007, pp 135-54; 小国塑造国际议程参见 Quentin Hanich and Genevieve Quirk, “Ocean Diplomacy: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Campaign to the UN for an Oce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cean Law and Policy*, No 1, 2016, pp 68-95。

② Matthias Maass, “The Elusive Definition of the Small Stat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6, No 1, 2009, pp 65-83.

③ 有学者从定量路径、定性路径、关系路径三种路径区分小国定义，参见李泽：《小国的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载《云大地研究》2023年第1期，第1~24页。

小国是 2000 万人口以下或 GDP 在 4000 亿欧元以下的国家。<sup>①</sup> 还有学者通过人口数量区分小的发达国家和小的发展中国家。<sup>②</sup> 韦民采用 1000 万人口作为小国识别标准和“分界线”，划定了 113 个小国。<sup>③</sup> 汤姆·克罗沃兹（Tom Crowards）根据人口、土地面积和总收入对 190 个国家进行分类，在四个最终类别中，有 79 个国家被归类为小国。<sup>④</sup> 上述以物质因素为基础的定义方式存在三个明显的不足。首先是标准的主观性，到底哪些指标更能够反映国家实力或者权力的大小，不同指标应该划分怎样的权重，没有统一且受到普遍认可的标准。其次是确定性的物质指标无法反映时代的变化，特别是人口、经济和技术等指标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缺乏理论参考价值。最后，物质因素无法解释，为何某些指标相似的小国在国际影响力上存在巨大差异，也难以解释同一小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议题领域的影响力变化。

绝对权力的大小也可以通过非物质因素来界定。比如，罗伯特·罗森斯坦（Robert L. Rothstein）将小国定义为那些认识到无法仅凭自身能力获得安全保障，而必须依赖其他国家、机构、进程或发展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sup>⑤</sup>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通过定性方法区分了国际社会中的四类国家，包括系统决定者（system-determining）、系统影响者（system-influencing）、系统受限者（system-affecting）和系统无关者（system-ineffectual）。其中，系统无关者指那些几乎无法影响国际体系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外交政策是适应现实，而不是重新安排现实。<sup>⑥</sup> 与基欧汉类似，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划分拥有权力（possession of power）和行

① Hans Mouritzen and Anders Wivel eds., *The Geopolitics of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3.

② 大卫·维特尔 David Vital 认为，小的发达国家人口上限为 1000 万，小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上限为 2000 万~3000 万，参见 David Vital, *The Inequality of States: A Study of the Sm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p. 8.

③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6 页。

④ Tom Crowards, “Defining the Category of ‘Small’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14, No. 2, 2002, pp. 143-179.

⑤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29.

⑥ Robert O. Keohane, “Lilliputians’ Dilemma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3, No. 2, 1969, pp. 291-310.

使权力 (exercise of power) 的不同层级来界定小国。<sup>①</sup> 以上定义都将小国在绝对权力上的弱小作为界定标准, 并且以大国作为参照系, 此类定义普遍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历史局限性,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小国外交的主观能动性, 和冷战结束以后小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的多重角色。

从关系视角定义小国强调国家强弱之间的对比, 更注重对相对权力的界定。如周方银在解释罗伯特·罗森斯坦的小国定义时指出, 小国的含义中实际包含了弱国, 并且其中强和弱都是相对的。<sup>②</sup> 还有学者在研究中直接将弱国等同于小国, 如郭清水 (Kuik Cheng-Chwee) 在其关于小国对冲的文章中明确指出, 可互换使用“小国”和“弱国”。<sup>③</sup> 将小国和弱国等同不仅出于研究需要, 更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洞察。汉斯·穆里森 (Hans Mouritzen) 认为, 国家的“小”是相对于特定情境和关系网络而言的, 一个国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是小国, 但在区域层面可能是中等国家。<sup>④</sup> 例如, 新加坡在全球层面是小国, 但在东南亚区域内则是重要的经济力量; 以色列在全球舞台上是小国, 但在中东地区却是军事强国。这种情境化定义虽然增加了概念的复杂性, 但有助于解释小国在不同议题以及不同地区影响力的差异。

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表明, 关系型定义更有利于研究小国外交, 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 它表明, 小国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更是一个相对性和建构性的概念。摩根索曾言, 国际政治中最基本和最常犯的错误之一是忽视权力的相对性, 把国家权力作为绝对的东西来看待。<sup>⑤</sup> 另一方面, 国际关系领域的小国概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小国, 其内涵随着时间、

---

① 汉斯·穆里森 (Hans Mouritzen) 和安德斯·维韦尔 (Anders Wivel) 根据国家拥有的权力分为: 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国家、小国和微型国家, 根据国家行使的权力分为: 单极国家、两极国家、多极国家和非极国家, 其中非极国家为小国, 参见 Hans Mouritzen and Anders Wivel eds, *The Geopolitics of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p. 3.

② 周方银:《无政府状态下小国的长期存在》,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 第43~48页。

③ Kuik Cheng-Chwee,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0, 2016, pp. 500-514.

④ Hans Mouritzen, “Tension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Strategies of the Weak”, pp. 217-230.

⑤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 徐昕、郝望、李保平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 第230页。

地点和议题而变化，<sup>①</sup> 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权力和影响力的复杂性和过程性，因此，需要采用更加动态和综合的视角理解小国的角色与行为。

## （二）小国外交研究的区域导向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小国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聚焦，即把小国置于特定区域进行案例分析，专注于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小国外交研究。目前，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欧洲、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其中，由于欧洲小国研究起步较早，学者们在该领域的案例分析和理论建构最为丰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汉斯·穆里森的“星座”理论、安德斯·威瓦尔和凯罗琳·格隆（Caroline H. Grøn）共同提出的智慧国家战略（Smart State Strategy）、巴尔杜·索尔哈森（Baldur Thorhallsson）的庇护所理论。

基于冷战时期的欧洲小国案例，“星座”理论提出了地缘政治环境如何制约小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把由于大国互动而在小国周围形成的权力关系模式称为地缘政治“星座”，“星座”为小国设定了基本行为参数和约束条件，分析了小国在面对“星座”结构时可能采取的不同外交策略。<sup>②</sup> 基于 21 世纪初的欧洲小国案例，智慧国家战略展现了小国外交的全新形态，小国通过战略性配置资源、阶段性政策干预、发挥专业知识优势以及利用制度性机

---

① Edith Kauffer, “Negotiating Smallness in Three Regional Contexts: Belize within Central America, the Caribbean, and Neighboring Mexico”, in Thomas Kolnberger and Harlan Koff eds, *Agency,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of Small States: A Global Perspective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104-117.

② 参见 Hans Mouritzen, “Tension between the Strong, and the Strategies of the Weak”, pp. 217-230; Hans Mouritzen, *Theory and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Anders Wivel and Hans Mouritzen, “Constellation Theory”, in Anders Wivel and Hans Mouritzen eds, *The Geopolitics of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14-30.

会窗口等开展主动且灵活的外交，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外交的智慧国家战略。<sup>①</sup> 庇护所理论主要选取冰岛等北欧国家作为案例，指出小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内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寻求外部庇护以保障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该理论将庇护类型分为四类：政治庇护、经济庇护、社会庇护和认同庇护，解释了小国通过寻求大国或国际组织的庇护来保障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外交逻辑。<sup>②</sup>

欧洲小国研究开创了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系统性研究小国外交的先河，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想在不同理论框架下均有所体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学术意义。一方面，以汉斯·穆里森、安德斯·威瓦尔、巴尔杜·索尔哈森等为代表的北欧学者形成了体系化的小国研究力量，不仅在国际主流刊物撰写了大量论文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还推动了专门研究小国的刊物 *Small States & Territories Journal* 的诞生，对提升小国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能见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欧洲地区，东南亚地区的小国研究在过去 20 年间也经历了繁荣发展。东南亚小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是如何同时应对中国崛起和美国霸权在该地区的延续。对冲理论、平衡外交和软实力是从小国视角研究东南亚国家

---

① 参见 Anders Wivel and Caroline Howard Grøn, “Maximizing Influe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after the Lisbon Treaty: From Small State Policy to Smart State Strategy”,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3, No 5, 2011, pp 523-539; Alyson J. K. Bailes and Baldur Thorhallsson, “Instrumentalizing the European Union in Small State Strategie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5, No 2, 2012, pp 99-115; Anders Wivel, “From Small State to Smart State: Devising a Strategy for Influe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Robert Steinmetz and Anders Wivel eds., *Small States in Europ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16; Caroline Howard Grøn and Anders Wivel, “Scandinav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ragmatic Functionalism Reconsidered”, in Peter Nedergaard and Anders Wivel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candinavian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265-276.

② 参见 Baldur Thorhallsson and Anders Wivel, “Small Sta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Would We Like to Know?”,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9, No 4, 2006, pp 651-668; Baldur Thorhallsson, *Small States and Shelter Theory: Iceland's External Affairs*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 24-58; Alyson J. K. Bailes, Bradley A. Thayer and Baldur Thorhallsson, “Alliance Theory and Alliance ‘Shelter’: The Complexities of Small State Alliance Behaviour”, pp 9-26.



外交政策的三条路径。<sup>①</sup> 艾芙琳·高 (Evelyn Goh) 认为, 对冲是一种包含多重策略的组合, 包括维持经济联系、参与多边制度、发展军事自卫能力、加强与外部大国 (如美国) 的安全合作、内部韧性建设等, 对冲是理解东南亚小国外交行为的重要起点。<sup>②</sup> 郭清水进一步指出, 对冲并非制衡与追随之间的简单中间状态, 而是一种基于风险管理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动策略, 并结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丰富了对冲策略的具体内涵。<sup>③</sup>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国内外有大量学者借用对冲理论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但部分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并非小国视角。此外, 学者们还采用平衡外交以及借用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的软实力概念, 探讨在实力不对称的前提下东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生成逻辑。<sup>④</sup>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区域是南太平洋。该地区的小国一般被国际社会和学者称为太平洋岛国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多数太平洋岛国的面积、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物质要素无法与欧洲和东南亚地区的小国相提并论。此外, 这些国家大都远离世界政治经济中心,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二十一世纪初) 处于大国竞争的边缘地带,<sup>⑤</sup> 属于“对帝国主义的贪欲缺乏吸引力”的国家,<sup>⑥</sup> 因此, 聚焦欧洲和东南亚的小国外交理论难以简单应用于太平洋岛国。

太平洋岛国虽然面临一系列先天劣势和不利条件, 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对太平洋岛国外交的研究主要聚焦建立在地区主

① 国内有学者借鉴研究中等国家的“利基”外交理论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参见李卓冉:《“一带一路”与印度尼西亚的“利基”外交》, 载《公关世界》2025年第1期, 第136~138页; 王琛:《冷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利基外交”》, 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4期, 第99~118页。

②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 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5.

③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0, No. 2, 2008, pp. 159-185.

④ 平衡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并非东南亚地区小国外交所独有, 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⑤ 陈晓晨从地区主义变迁的视角对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做了四个阶段划分, 包括殖民时期、本土化时期、后冷战时期以及新时期 (2009年以后), 参见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 历史变迁的逻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第79页。

⑥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 第256页。

义基础上的集体外交。从“太平洋方式”<sup>①</sup>到“新太平洋外交”<sup>②</sup>再到“蓝色太平洋”，<sup>③</sup>罗·克罗科姆（Ron Crocombe）、格雷格·弗莱（Greg Fry）、桑德拉·塔特（Sandra Tarte）等学者从南太平洋的文化渊源、政治认同和区域机制出发，分析了太平洋岛国集体外交的变迁、创新以及受到区域大国的各种影响。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从小国视角探索太平洋岛国的集体外交。徐秀军和田旭以太平洋岛国为例指出，小国通过联合自强和国际道义能够获得超过国家间实力对比的话语权，<sup>④</sup>陈晓晨提出了太平洋岛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三种外交策略，并分析了太平洋岛国与其他地区小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异性。<sup>⑤</sup>在集体外交的研究进程中，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变化外交一直被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本文第四部分将进行详细探讨。

学者们对区域研究的重视表明，研究小国外交必须考虑其特殊的地区背景。地理因素对于行为体具有巨大影响，对于脆弱性与依赖性甚为显著的小国来说更具决定性意义。<sup>⑥</sup>从欧洲到东南亚再到南太平洋，不同地区小国的外交偏好、外交议题的选择和外交效能都受到本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即区域研究是分析小国外交的重要理论起点。此外，小国外交始终受到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制约，无论是来自欧洲实践的庇护所理论还是东南亚小国面临的大国竞争，又或是太平洋岛国受到的地区大国的多重制约，如何最大程度降低国家实力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实现外交效能的最大化始终是小国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将小国研究限定在特定区域背景和特定议题框架内，虽然产生了丰富的个案，但也阻碍了对小国外交效能一般性规律的探索。本文旨在超越上述局限，更加关注小国在不同区域、不同议题领域可能展现的共性特征，尝试对小国大外交构建一个更加一般性的解释框架。

---

① Ron Crocombe, *The Pacific Way: An Emerging Identity*, Suva: Lotu Pasifika Productions, 1976, pp. 4-39.

②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Canberra: ANU Press, 2015, pp. 3-15.

③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State of Pacific Regionalism: Report 2017*, Suva, 2017, pp. 13-15.

④ 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第95~125页。

⑤ 陈晓晨：《小国研究视域下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策略》，载《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2期，第108~131页。

⑥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162页。

### 三、角色塑造的“三重一致”框架

#### （一）角色理论对小国研究的启发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的行为主要被视为对物质实力分布和结构性压力的回应。无论是现实主义强调的实力对比，还是自由主义关注的制度约束，都将物质因素视为解释国家行为的核心变量。罗伯特·基欧汉在总结现实主义理论的特点时指出，以武力相威胁被视为行使权力最有效的工具，军事安全作为高级政治主导着经济和社会事务等低级政治。<sup>①</sup>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研究联盟问题时指出，弱国比强国更有可能采取追随行为，有两个原因：它们易受压力的影响，也很少能决定自己的命运。<sup>②</sup> 正如杨原所言，“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一多半都构筑在实力优势即权力优势这一地基之上”。<sup>③</sup> 显然，如果仅仅强调绝对的权力观，将小国简单视为大国附庸和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无法理解日益复杂的小国外交政策，更难以论证小国在特定议题上远超其实力比重的国际影响力。“外交必须以其他国家的观点来注视政治舞台”，<sup>④</sup> 小国以什么样的角色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与其外交效能联系密切。以社会学为基础的角色理论及建构主义方法为小国外交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分析工具。

角色理论最初源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后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卡列维·霍尔蒂（Kalevi J. Holsti）在其开创性文章《国家角色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中，首次系统地将角色概念应用于国家行为分析，而引入角色概念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忽视的小国研究纳入理论视野。<sup>⑤</sup> 角色理论为理解国家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补充视角：国家不仅根据“我能做什么”行事，也基于对“我是谁”和“我该做什么”的理解做出外

①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8页。

②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

③ 杨原：《弱权即公理——决心对比、选择效应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第46~76页。

④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510页。

⑤ Kalevi J. Holsti,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4, No 3, 1970, pp. 233-309.

交决策。这一深刻洞见表明，小国在物质实力上的劣势不再成为限制其外交政策的枷锁，通过理性的身份识别和成功的角色塑造，小国可以获得更大的外交自由度。

角色理论包含非常强烈的建构主义色彩，尽管建构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国际关系分析晚于霍尔斯蒂的角色理论。<sup>①</sup> 建构主义理论框架中，国家身份（identity）是理解国家利益和行为的关键变量，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言，角色概念应该是国际体系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概念。<sup>②</sup> 霍尔斯蒂和温特对角色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尽相同，理论构建的出发点也并不一致，但共同的社会学基因强调了角色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中的独特作用。温特还提出，大部分国家置身于其中的重要结构是由观念构成的，不是由物质力量构成的，观念决定权力的意义和内容，决定国家实现利益的战略，也决定利益本身。<sup>③</sup> 衡量小国外交效能的标准之一是能否实现其所期望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对外政策中的角色塑造不仅定义了国家利益的范畴，而且定义了实现利益的路径。

将角色理论和建构主义思想应用于小国研究，突破了既有研究的三个局限。

首先，它超越了物质决定论，将国家的自我认知和他者期待纳入分析框架，为理解小国如何突破物质限制发挥更大影响力提供了理论工具。角色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小国如何通过特定身份的建构和角色的塑造，在国际话语中为自己创造空间，并在某些情况下引导国际议程的发展方向。正如杰弗里·契克尔（Jeffrey T. Checkel）所总结的，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

---

① 由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Greenwood Onuf）撰写的建构主义奠基性著作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出版于1989年；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代表性论文“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发表于1992年，两者均未对霍尔斯蒂的角色理论进行介绍和评价。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论述“三种无政府文化”时对角色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包括：霍布斯文化对应的敌人角色、洛克文化对应的竞争者角色以及康德文化对应的朋友角色。较为奇怪的是，温特对于霍尔斯蒂的角色理论只用一句话带过，甚至没有正式的引用。温特对霍尔斯蒂的评价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255页。

②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8页。

③ 同上，第298页。

假定施动者/国家采取行动的环境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社会性的。<sup>①</sup>

其次，它强调了规范和观念在研究小国外交中的重要性，为理解小国在规范塑造和价值引领方面的潜力提供了视角。传统理论认为，规范主要由大国制定，小国只能被动接受，在一个系统中，主要行为体的行为以及互动对所有国家命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建立国际政治的普遍理论必然以大国为基础。<sup>②</sup> 事实则是，在特定情境下，小国可能成为新规范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尤其是在那些与其特殊经历或专业知识相关的议题领域。<sup>③</sup>

最后，它关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形成和演变，而非静态的结构约束，有助于解释小国外交立场的动态变化。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国内政治变化、国际期待改变以及关键事件冲击等因素影响下不断调整和重构的。<sup>④</sup> 对小国而言，角色的灵活调整往往是其适应复杂国际环境的重要策略。

需要强调的是，角色理论并非完全否定物质因素的重要性，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互动和身份建构过程中进行理解。正如莱斯利·韦纳（Leslie Wehner）和卡梅隆·蒂斯（Cameron Thies）指出的，角色塑造受到物质能力的约束，但并非完全由其决定，国家可以选择突出某些角色而淡化其他角色，以最大化其在特定情境中的影响力。<sup>⑤</sup> 从小国参与国际政治和国际治理的现实来看，实力差距的客观存在导致小国外政策的时间成本高、容错空间小，<sup>⑥</sup> 因此，有效的角色塑造和议题选择对于小国外交效能具有极端重要性。

---

① Jeffrey T. Checkel, “Review of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y Martha Finnemore, Peter Katzenstein and Audie Klotz”,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1998, pp 324-348.

② 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

③ Christine Ingebritsen, “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pp 11-23.

④ Sebastian Harnisch, “Role Theory: Operationalization of Key Concepts”, in Sebastian Harnisch, Cornelia Frank and Hanns W. Maull eds., *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5-9.

⑤ Leslie Wehner and Cameron Thies, “Role Theory, Narrative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Domestic Contestation of Ro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3, 2014, pp 411-436.

⑥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 （二）小国外交效能最大化：角色塑造的“三重一致”框架

基于既有小国研究和角色理论的启发，本文提出了小国角色塑造的“三重一致”框架。当小国外交塑造的角色满足与地区主义目标一致、与全球特定规范一致以及与大国战略关注一致时，能够产生最大的外交效能，使其在特定议题领域获得超越物质实力的国际影响力。与既有研究把小国外交的过程——包括形成机制、运行机制和影响因素——作为研究对象不同，“三重一致”框架更加注重对小国外交效能的分析。<sup>①</sup>

第一，角色塑造与地区主义目标的一致性。地区主义是小国进行角色塑造的重要依托，是决定其外交效能的地区基础。区域聚焦是小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小国的外交行为和角色定位首先受到周边环境的深刻影响。地区主义作为区域研究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起点，涵盖地区合作、地区一体化和地区治理等诸多领域，地理邻近、文化相似、互动频繁、社会建构是其主要特征。根据耿协峰的定义，区域主义是指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人类群体之间在地区层次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互动的一种特殊实践及其思想表现，目的在于形成比民族国家共同体规模更大、包容性更强、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繁荣及可持续发展的地区性命运共同体，为最终走向全球善治奠定基础。<sup>②</sup> 该定义表明，地区主义与小国外交有天然的互补性，地区主义需要地区国家的推动，而小国外交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地区主义拓展自身在本地区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sup>③</sup>

当小国外交塑造的角色与其所在地区的主要战略关切和共同利益相契合时，能够更容易获得地区伙伴的支持和认可，形成集体行动的基础，从而放大其国际影响力。以中东小国为例，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西方跨国公司（“石油七姐妹”）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垄断，中东地区的产油国只能获得微薄

---

① 从角色视角研究小国外交的另一个思路是被动角色和主动角色的转换，参见 Douglas Brommesson, Ann-Marie Ekengren and Anna Michalski, *Sweden's Grand Strategy: Predicaments of a Small Liberal State in a Hostil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5, pp. 17-38; 孙通：《大国博弈与太平洋岛国的国家角色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 年 2 月 25 日，第 7 版。

② 耿协峰：《导读：比较地区注意的研究议程与未来挑战》，载塔尼亚·A. 博泽尔和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耿协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 页。

③ 除了耿协峰关于地区主义的定义，肖欢容、陈晓晨等也对地区主义进行了界定，参见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10 页；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第 8 页。

利润，无法决定石油定价权，国家财政自主权受到侵蚀。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以中东小国为主要成员的产油国共同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sup>①</sup>将自身塑造成为全球石油市场的主要行为体，通过石油禁运和提价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全球性石油危机，运用石油武器维护了国家利益。中东作为世界范围内石油资源最集中的地区，在 20 世纪中叶，地区国家最主要的目标是反抗西方石油巨头对石油市场的控制，中东小国通过 OPEC 成功实现了影响国际石油定价权的外交目标。然而，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两伊战争爆发所引发的地区分裂，地区主义的利益基础不复存在，OPEC 以及成员国的影响力在此期间迅速下降。

第二，角色塑造与全球特定规范的一致性。全球性规范是小国进行角色塑造的重要工具，是小国提升外交效能的合法性基础。规范作为国际制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合法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无论一个规范是如何产生的，它必须先获得合法性，才能被视为规范。<sup>②</sup> 全球性规范包括但不限于和平解决争端、人权保护、民主制度、自由贸易、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国际共识。当小国塑造的角色与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原则或紧迫关切相契合时，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和道义认同，提升其外交行动的合法性。小国往往占据着天然的国际道义优势，<sup>③</sup> 大国为了平衡或主导其他大国而填补权力真空，小国则填补了大国政治留下的道德真空。例如，作为“天生的和平缔造者”。<sup>④</sup> 国际政治领域的规范往往是全球性的，正如研究规范变迁的学者采用“道德世界主义”阐述规范的传播。<sup>⑤</sup> 同时，当小国进行角色塑造时，只有与特定规范相联结，才能发挥特定议题领域的规范引领作用，<sup>⑥</sup> 尤其是在

---

① OPEC 的创始成员国包括：中东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② Ann Florini,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3, 1996, pp 363-389.

③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 231 页。

④ Laurent Goetschel,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Bound to be Peaceful? The Changing Approach of Western European Small States to Peace”,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9, No 3, 2013, pp 259-78.

⑤ 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和观念》，白云真、宋亦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97 页。

⑥ Gieglinde Gstöhl and Iver B. Neumann, “Introduction: Lilliputians in Gulliver’s world?”, pp 3-36.

那些与其国家身份和价值观密切相关的议题领域。<sup>①</sup>

有学者将规范视为一种权力，标志着规范性、文明性和道德性的力量。<sup>②</sup> 还有学者将基于广泛国际社会规范的权力视为小国的集体性权力（collective power）。<sup>③</sup> 本文认为，规范对于小国外交而言更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工具而非权力。当缺乏可以调动的物质资源时，小国外交通常面临较大的局限性，以规范倡导者（norm entrepreneur）的角色推动利基（niche）外交是小国的重要选项。<sup>④</sup> 阿查亚深入研究了以小国为主要成员的东盟作为规范倡导者推动东盟地区论坛成立的进程。冷战结束前后，包括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在实力上远超东南亚国家的亚太国家分别提出了开展多边安全合作的框架，然而以东盟作为“驾驶员”的东盟地区论坛最终脱颖而出。东盟国家将不干预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以及用于区域互信、预防性外交、政治合作与安全合作的独特外交工具，取得了安全外交领域的成功。东盟地区论坛涵盖了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所有重要力量，论坛的成立体现了小国对地区安全议程的主导，也彰显了这一地区组织的国际包容性。<sup>⑤</sup>

第三，角色塑造与大国战略关注的一致性。大国对特定议题的战略关注是小国角色塑造的现实保障，为小国外交奠定资源基础。外交具有极强的议题性和目的性，如水资源外交、石油外交、气候外交、反恐外交等等，随着全球性挑战的增加和全球治理日趋复杂，选择恰当的方向并塑造相应的角色是小国提升外交效能的关键原则。<sup>⑥</sup> 尽管小国在角色塑造上具有自主性，但是，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不容置疑，大国的政策取向和资源投入对国际议程的设定和国际资源的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国际等级普遍存在。<sup>⑦</sup>

---

① Christine Ingebritsen, “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pp. 11-23.

②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Reconsidered: Beyond the Cross-road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3, No. 2, 2006, pp. 182-99.

③ Tom Long, “Small States, Great Power? Gaining Influence through Intrinsic, Derivative and Collective Power”, pp. 185-205.

④ Annika Björkdahl, “Swedish Norm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14, No. 4, 2007, pp. 538-552.

⑤ 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思考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制度与观念》，第207～211页。

⑥ 韦民使用“专长外交”来描述小国外交行为和活动领域的选择性，参见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254页。

⑦ 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根据小国外交目标的不同，这里的大国既包括地区大国也包括全球性大国。当小国的角色塑造与地区或者全球性大国战略关注点高度契合时，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资源投入和合作机会。汤姆·朗（Tom Long）把小国通过构成性关系（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获得大国支持称为小国的派生性权力（derivative power），并认为派生性权力的适用范围可能很窄，原因在于一个小国试图改变一个大国的整体安排是不现实的，但小国有可能把大国在某一特定利益问题上的政策变为有利于小国的政策。<sup>①</sup>

小国塑造与大国关注方向一致的角色并非简单地追随或附庸，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对接和互利共赢关系的构建。成功的小国外交往往能够识别大国战略中的关键目标，并通过角色塑造与其产生共鸣，既服务于大国的特定战略，又为自身争取更大的利益和空间。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美国成功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解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问题，开始将中东地区的政策重点放在解决巴以冲突上。但是，美国主导的四轨谈判进展缓慢。此时，作为北欧小国的挪威利用自身在国际人道主义领域的“正直”声誉以及可信赖形象，抓住机会主动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供秘密对话平台（奥斯陆会谈）。随着会谈升级为高级别正式谈判，美国迅速提供了政治支持，最终促成了“巴勒斯坦—以色列奥斯陆协议”的签署。<sup>②</sup> 挪威作为国际调解员的角色塑造之所以成功，与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

在小国进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三种一致性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关系。角色塑造与地区主义目标的一致为小国外交提供了地区基础和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全球特定规范的一致赋予其在特定领域和特定议题外交的国际合法性；与大国战略关注的一致则为小国外交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支持和资源保障。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小国外交都能实现角色塑造的“三重一致”，也并非所有议题领域都存在实现“三重一致”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小国外交效能表现不同的根本原因。为了研究需要，上述三个案例分别突出了其中一种一致性，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一致性不发挥作用。在 OPEC 案例中，除了与地区主义目标一致，小国对石油主权的追求也是对主权合法性的追求（规范

① Tom Long, “Small States, Great Power? Gaining Influence through Intrinsic, Derivative and Collective Power”, pp. 185-205.

② Hilde Henriksen Waage, “Norway’s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Talks: Between a Strong State and a Weak Belligeren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34, No. 4, pp. 6-24.

因素)；在东盟地区论坛的案例中，除了与全球性规范一致，东盟地区主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奥斯陆协议”的案例中，在大国关注之前，北欧国家早已树立的国际规范形象为谈判的启动提供了道德基础。

因此，小国大外交的实现过程就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国际环境，在多种可能的角色定位中进行战略选择，寻找最有可能实现“三重一致”的议题领域和角色组合。满足“三重一致”框架，即实现与地区主义目标、全球特定规范以及大国战略关注的一致是小国实现宏大外交愿景的最理想状态。下文将通过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外交实践的研究，具体分析小国外交如何通过战略性角色塑造达到“三重一致”的目标，进而实现外交效能的最大化。

#### 四、气候外交与太平洋岛国的角色塑造

本文选择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外交作为案例对角色塑造的“三重一致”框架进行验证，原因包括两方面。第一，无论是从实力视角还是关系视角来看，太平洋岛国具有无可争议的小国特质。太平洋岛国包括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个次区域的 14 个独立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具有国土面积小、人口稀少、经济规模有限、发展水平较低的特征。陆地面积最小的国家瑙鲁仅有 21 平方公里，人口最少的国家纽埃全国人口不到 2000 人，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和图瓦卢仍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太平洋岛国属于国际体系中的“小国”甚至“微型国家”(Micro-States)，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第二，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外交领域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影响力。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太平洋岛国通过成功的角色塑造深度参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至今已成长为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巨人”，是小国大外交的典型代表。

##### (一) 实现地区主义目标：“蓝色太平洋守护者”的角色塑造

太平洋岛国气候外交的第一个关键角色是“蓝色太平洋守护者”。该角色强调太平洋岛国对地区共同利益的维护和对地区生态系统的保护责任。通过这一角色塑造，太平洋岛国成功地将国家层面的气候脆弱性提升为地区集体关切，形成了地区气候外交的统一立场和行动合力。

“蓝色太平洋守护者”是对地区集体身份的战略建构。2014年7月，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领导人通过了《太平洋地区主义框架》（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标志着太平洋岛国首次就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的战略愿景、价值观和目标达成一致，该框架强调共同认同、资源共享和国家努力的互补性，强调该地区的海洋和岛屿资源、文化多样性、善政、人权、性别平等以及作为和平稳定的社区的重要性。<sup>①</sup> 框架为太平洋岛国加强地区合作并对地区优先事项进行高层次讨论提供了政治基础，也是太平洋岛国开展小国大外交的重要前提。

2017年9月，第48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将“蓝色太平洋：我们的岛屿之海——通过可持续发展、管理和保护实现我们的安全”作为主题，时任萨摩亚总理图伊拉埃帕·马利埃莱戈伊（Tuilaepa Malielegaoi）作为论坛主席发表讲话，他指出，“蓝色太平洋”将利用海洋作为太平洋地区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转型的驱动力，为深化太平洋区域主义注入新的活力。马利埃莱戈伊还特别强调了地区主义助力气候外交取得的巨大成就：成功推动可持续条款14列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sup>②</sup> 《2030议程》可持续条款14（SDG14）是全球范围内首个专门聚焦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可持续发展以及小岛国海洋权益的国际发展目标，对以“小岛屿、大海洋”为特点的太平洋岛国而言利益高度相关。

从1994年的《巴巴多斯行动纲领》（Barbados Programme of Action）到2012年的里约峰会，再到2014年的《萨摩亚路径》，小岛屿国家成功地从无到有地将海洋议题设定为SDG的核心议程，战略性地将其从一个边缘化的环境问题提升为全球认可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SDG谈判的关键阶段，主导了设立独立海洋目标的倡议，并最终使其成为现实。SDG14写入《2030议程》离不开全球范围内小岛屿国家的共同努力，太平洋岛国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区域性力量在该外交进程中发挥了无可置疑的领导作用，<sup>③</sup> 是太平洋岛国气候外交的重大胜利。

① “The Framework for Pacific Regionalism”,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July 2014,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linked-documents/robp-pacific-2016-2018-ld-04.pdf>

② Tuilaepa Dr. Sa'ilele Malielegaoi, “Let Us Recapture the Essence of Our Blue Pacific”, Samoa Observer, September 7, 2017, <https://www.samoaoobserver.ws/category/columns/1717>.

③ Quentin Hanich and Genevieve Quirk, “Ocean Diplomacy: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Campaign to the UN for An Oce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pp. 68-95.

2022年7月,太平洋岛国论坛提出《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2050 Strategy for the Blue Pacific Continent),<sup>①</sup>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列出七大议程,对“蓝色太平洋守护者”的角色塑造更加形象和具体。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议程中,太平洋岛国明确提出两大目标,一是保持气候韧性,保障太平洋岛民过上安全和繁荣的生活;二是维持太平洋岛国在全球气候行动中的领导地位。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身份定位和角色塑造在该战略里得到充分体现,《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对太平洋岛国如何推动气候外交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sup>②</sup>

“蓝色太平洋”概念借助地区主义的力量超越了传统的“小岛国”叙事,突出了太平洋地区作为全球最大海洋空间的重要性,不仅为气候外交提供了地区凝聚力和集体认同的基础,还为太平洋岛国参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奠定了战略基础。<sup>③</sup>2015~2025年间,太平洋岛国相继通过了包括《气候变化苏瓦宣言》(Suva Declaration on Climate Change)、《博埃宣言》(Boe Declaration)、《凯托阿宣言》(Kainaki II Declaration for Urgent Climate Action Now)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这些区域性宣言和框架文件确立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议题上的集体立场,从地区认同叙事到地区治理倡议、从地区新安全观到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应对策略,<sup>④</sup>太平洋岛国的角色塑造伴随着地区主义的发展不断深化和明晰。

## (二) 聚焦全球特定规范:“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的角色塑造

太平洋岛国气候外交的第二个关键角色是“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这一角色强调太平洋岛国不仅是气候变化的直接受害者,更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和规范塑造者,体现了其角色定位与气候变化领域全球性规范的高度一致性。通过这一角色塑造,太平洋岛国联合其他小岛屿发展中

---

① 有些学者将太平洋岛国论坛提出的“2050 Strategy for the Blue Pacific Continent”直译为《蓝色太平洋大陆2050战略》,但是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发布的中文联合声明中,普遍使用《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为了与官方翻译一致,本文统一使用《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

② “2050 Strategy for the Blue Pacific Continent: 2050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Plan 2023-2030”, March 2024,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③ Tarcisius Kabutaulaka, “Mapping the Blue Pacific in a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Graeme Smith and Terence Wesley Smith eds.,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NU Press, 2021, pp. 50-60.

④ 陈晓晨:《多重内涵的“蓝色太平洋”——太平洋岛国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应对》,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5期,第149~158页。

国家（SIDS）成功地将自身经历转化为全球规范演进的道德力量，在国际气候政治中获得了超越其物质实力的地位和影响力。

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 SIDS 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国家群体，同时也是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倡导者。无论从人均还是总量来看，SIDS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GDP 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准，属低排放、低 GDP 国家，受自身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的限制，气候变化带给这些国家的负面影响远高于其他国家。然而，正如韦民所指出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建构上，大国占据了话语权和主导权，小国不同程度地远离权力中心，话语权有限，这是“权力政治”世界中大多数小国的命运。<sup>①</sup>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更是如此，太平洋岛国受到的气候变化威胁长期以来未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为了占据气候道义制高点，太平洋岛国积极塑造“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的角色，采取了联合自强以及在多边舞台发声的方式影响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性规范。

1989 年，小国海平面上升会议（Small State Conference on Sea Level Rise）在马尔代夫召开，拉开了小国追求国际气候道义和推动形成气候规范的序幕。1990 年，第二届联合国世界气候大会在日内瓦召开，24 个小岛屿和沿海低地发展中国家联合成立了小岛屿国家联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至今联盟成员已经覆盖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加勒比海、地中海和中国南海等海域，SIDS 是其主要成员国。自成立以来，该联盟已经成为气候变化领域代表 SIDS 的影响力最大的群体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方面，不仅提供智力领导，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被誉为“道德的声音”（Moral Voice）。<sup>②</sup>

在 AOSIS 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影响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规范一直是其重要目标。回顾联合国气候大会 AOSIS 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要求国际社会关注其生存权；要求国际社会给予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成员国的环境移民权。<sup>③</sup> 在 SIDS 的共同努力下，太平洋

---

①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 85 页。

② Abdulla Yameen Abdul Gayoom, “AOSIS: A History of Leadership at the UNFCCC”,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December 2015, <https://www.aosis.org/aosis-a-history-of-leadership-at-the-unfccc/>.

③ 曹亚斌：《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小岛屿国家联盟》，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8 期，第 39～40 页。

岛国成功推动了 1.5℃ 气候目标的确立。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COP21）前夕，国际社会普遍讨论的气候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控制在 2℃ 以内。然而，在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等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强烈倡导下，“1.5℃ 才能生存”（1.5℃ to Stay Alive）的口号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由 AOSIS 发起的 1.5℃ 目标在谈判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最终，《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努力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 1.5℃ 之内，这是小国外交重大胜利的体现。<sup>①</sup>

此外，AOSIS 在推动“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损失与损害”是指气候变化导致的无法通过减缓和适应措施避免的负面影响，对环境脆弱的小岛屿国家而言该议题至关重要。由于当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现状决定了损失与损害已不可避免，建立专门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机制成为必然选择。<sup>②</sup> 自 2008 年波兹南会议（COP14）AOSIS 首次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多窗口机制以来，联合国气候大会对损失与损害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和多轮谈判。直到 2013 年华沙气候大会（COP19）召开，损失与损害机制才得以建立，太平洋岛国一直是推动该机制实质化和资金化的主要力量。在 2022 年埃及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COP27）上，以斐济、瓦努阿图为代表的太平洋岛国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推动了专门针对脆弱国家的“损失与损害基金”的设立，被视为气候公正进程中的历史性突破。

除了通过联合自强引领国际气候道义，太平洋岛国充分利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多边场合推动气候外交。从 2021 年到 2025 年，基里巴斯总统马茂（Taneti Maamau）、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Wesley Simina）、瑙鲁总统阿迪昂（David Ranibok Adeang）、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Charlot Salwai Tabimasma）、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James Marape）、萨摩亚总理菲娅梅（Fiame Naomi Mata’afa）、图瓦卢总理特奥（Feleti Penitala Teo）、汤加首相索瓦莱尼（Siaosi Sovaleni）等八位

---

<sup>①</sup> Timothée Ourbak and Alexandre K. Magnan,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Small Islands, Big Players”,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No 18, 2018, pp. 2201-2207.

<sup>②</sup> 何霄嘉等：《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对中国相关工作的启示》，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 年第 5 期，第 14~18 页。

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斐济总理努拜尼马拉马（Voreqe Bainimarama）、帕劳总统萨兰格尔（Surangel Whipps, Jr.）、图瓦卢外交部部长西蒙（Simon Kofe）分别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表演讲，充分阐述了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身份定位和坚定立场。

借助联合国这一全球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多边平台，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通过高频率的公开演讲聚焦气候变化受害者、行动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塑造。这些领导人的主要观点包括：气候变化使太平洋岛国面临生存威胁、小岛屿国家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却要承担气候变化的恶果、太平洋岛国坚定履行《2030年议程》承诺、强调集体行动的紧迫性并重视气候融资、敦促大排放国减少排放等，这些观点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响。COP29举办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主要排放国通过实际行动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挑战，他表示：“你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完全有理由愤怒，我也感同身受。你们正面临着巨大的不公。这样一种不公令你们的未来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你们的人民遭受创纪录的飓风袭击；你们的经济正在被摧毁。”<sup>①</sup> 太平洋岛国“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的角色获得联合国的官方背书，显示其气候外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 （三）瞄准大国战略关注：“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的角色塑造

太平洋岛国气候外交的第三个关键角色是“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这一角色强调太平洋岛国将气候变化议题战略性地嵌入其与关键大国的双边关系中，体现了其在角色塑造过程中对关键大国战略关注的观察和结合。近年来，太平洋岛国成功地将气候变化从边缘议题转变为其对外关系的核心议程，从而获得了大国在政策、资金、双多边机制中的支持，显著提升了气候外交的效能。

太平洋岛国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988年第19届南太平洋论坛（现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导人会议上，会后公报指出，论坛对南太平洋气候变化及其可能给该区域国家带来的严重社会和经济危害表示关切。<sup>②</sup> 自此

---

<sup>①</sup> 《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主要排放国纠正对小岛国的“巨大不公”》，联合国网站，2024年11月13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11/1133471>。

<sup>②</sup> “Nineteenth South Pacific Forum Nuku'alofa, Tonga 20-21 September 1988”，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https://forumsec.org/publications/nineteenth-south-pacific-forum-nukualofa-tonga-20-21-september-1988>。

以后，气候变化成为历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必选议题之一，出现在了每一次论坛公报中。然而，从外交效能的视角来看，直到 21 世纪初，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影响力仍然局限在南太平洋地区，原因之一就是该议题缺乏大国的战略关注。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上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两国还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各自的初步规划。<sup>①</sup> 该声明也为次年《巴黎协定》的最终签署奠定了基础。此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在联合国、国情咨文中呼吁全球采取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深度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国政府于 2020 年提出了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于 2021 年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指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人类前途命运。”<sup>②</sup>

中美两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视为太平洋岛国在双边和多边层次推动气候治理提供了空间和机遇。2018 年 11 月，中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明确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合作列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关系的优先领域。2022 年，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在聊城大学成立，中心启用仪式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以“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演讲。2024 年，瑙鲁总统阿迪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西米纳、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斐济总理兰布卡、萨摩亚总理菲娅梅先后访华，中国在与各国的联合声明中指出，愿共同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愿同太平洋岛国一道推动落实《蓝色太平洋 2050 战略》。<sup>③</sup> 当前，气候变化相关议题已经成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双边外交中的重中之重。

美国方面，2022 年至 2023 年连续举办两届“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

---

①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全文）》，中国政府网，2024 年 11 月 13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4-11/13/content\\_2777663.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4-11/13/content_2777663.htm)。

②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scia.gov.cn/zfbps/zfbps\\_2279/202207/t20220704\\_130706.html](http://www.scia.gov.cn/zfbps/zfbps_2279/202207/t20220704_130706.html)。

③ 参见中国外交部发布的中国与各太平洋岛国联合声明。



对美国而言，该举动旨在通过强化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推动“印太战略”的落地；对太平洋岛国而言，两次峰会成为拓展自身气候治理议程的重要机遇。2022年通过的《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明确了美国支持太平洋岛国气候适应和韧性建设的承诺。<sup>①</sup> 2023年峰会过后，白宫在对美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说明中提出：“我们的优先事项以《蓝色太平洋2050战略》中概述的优先事项为指导，并支持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导的太平洋区域架构。”<sup>②</sup>

太平洋岛国“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的角色定位与中美两国这一时期战略目标相契合，中国需要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美国希望主导全球气候谈判并得到太平洋岛国对“印太战略”的正面反馈，因此获得了中美两国从双边到多边的支持，气候变化成为太平洋岛国和大国双边关系中的优先议题。与此同时，大国战略关注的变化也可能成为制约其外交效能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和澳大利亚分别作为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都经历了由于执政党变化所引起的气候政策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太平洋岛国推动气候外交产生了周期性影响。

以澳大利亚为例，2022年工党执政之前，澳大利亚与岛国在气候变化相关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澳大利亚作为世界第三大化石燃料出口国，其经济增长对化石燃料出口的依赖与太平洋岛国呼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形成了反差，也直接导致了澳大利亚在减排、煤炭出口等问题上难以与太平洋岛国达成一致。2019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召开前夕，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宣布了一项5亿澳元的一揽子资金计划，以帮助太平洋岛国投资可再生能源，并提高对气候和天气事件的抵御能力。然而，论坛东道主、时任图瓦卢总理埃内莱·索波阿加（Enele Sopoaga）对该笔资金并

---

① 《简报：21世纪美国-太平洋岛屿伙伴关系路线图》，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2022年10月6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fact-sheet-roadmap-for-a-21st-century-u-s-pacific-island-partnership/>。

② “Fact Sheet: Enhancing the U.S.-Pacific Islands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5, 2019,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25/fact-sheet-enhancing-the-u-s-pacific-islands-partnership/>。

不认可，指责莫里森试图收买大声疾呼应对气候变化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sup>①</sup>随着2022年5月工党赢得大选，澳政府通过了到2030年将排放量减少43%（从2005年的水平）的承诺，该政策成为太平洋岛国在本地区推动气候外交的重要转机。2022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提出将与太平洋岛国共同申办202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31），此举得到了岛国政府的正面回应。<sup>②</sup>尽管受到大国气候政策和战略时机的影响，由于太平洋岛国在塑造“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的角色方面奉行长期主义，依然获得了跨越周期的气候外交影响力。

## 五、结 语

从理论上讲，小国外交的成功与否既受到建构主义思想的鼓舞，也受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制约。本文尽量避免使用权力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在当前的小国研究领域，无论是规范性权力、<sup>③</sup>制度性权力、<sup>④</sup>软实力，还是固有性权力、派生性权力和集体性权力，<sup>⑤</sup>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是实力决定论。<sup>⑥</sup>从实力或权力视角出发研究小国的一个天然缺陷在于，大国可能也拥有这些权力，并且其运用权力的效率和范围远远超过小国。

本文尝试借鉴建构主义方法，构建一个基于角色塑造的小国外交分析框架，既关注国家的自我定位和战略选择，也考虑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为理解小国在特定议题领域实现外交效能的最大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发现，当小国外交塑造的角色实现与地区主义目标、全球特定规范以及大国战略关注的“三重一致”时，就能够在该领域获得远超其物质

---

① Nick Baker, “‘Take the Money and Shut Up’: Ex-Tuvalu PM Slams Morrison’s Climate Bargaining”, SBS News, October 23, 2019, <https://www.sbs.com.au/news/article/take-the-money-and-shut-up-ex-tuvalu-pm-slams-morrison-climate-bargaining/o8t1tkpi5>.

② “COP31: Australia’s Opportunity”, WWF Australia, October 2024, <https://wwf.org.au/what-we-do/climate/cop31-australias-opportunity/>.

③ Annika Björkdahl, “Swedish Norm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N”, pp. 538-552.

④ 王剑峰：《小国在联合国中的制度性权力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3期，第78～92页。

⑤ Tom Long, “Small States, Great Power? Gaining Influence through Intrinsic, Derivative, and Collective Power”, pp. 185-205.

⑥ 杨原：《弱权即公理——决心对比、选择效应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第46～76页。

实力的国际影响力，实现小国大外交的目标。以太平洋岛国为例，通过塑造“蓝色太平洋守护者”的角色实现了气候外交与地区主义目标的一致性，通过塑造“国际气候道义引领者”的角色实现了与气候变化全球规范的一致性，通过塑造“气候变化治理推动者”的角色实现了与大国战略关注的一致性，“三重一致”的角色塑造成就了太平洋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地位。

随着多边机构的迅速扩张和地区组织的蓬勃发展，小国作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行为主体，在特定议题的全球治理领域日益展现出强大的规则塑造力和系统影响力，小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政治舞台中的配角。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竞争在持续加剧，俄乌军事冲突、中东地区冲突等地区冲突的频发预示着传统安全议题的回潮，小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进入新的历史周期。强权政治的回归和国际秩序的弱化对小国外交实现“三重一致”的角色塑造提出了巨大挑战。

在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加剧、国际体系趋向分裂、未来不确定性持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或将更加需要小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支持。基于小国大外交的逻辑，中国应当充分尊重小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塑造，充分识别小国外交背后对地区主义、全球规范和大国战略的认知差异，加强中国外交与小国外交的有效互动，包括在特定议题领域引入小国的道义支持，在多边合作机制中发挥小国的群体性优势，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借用小国的建设性力量。随着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结合近年来开展双多边外交的经验，小国对于倡议的支持和落实将发挥先导性和示范性作用，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重要力量。进一步加强小国外交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小国对外政策的深层逻辑、评估其对外政策的效果，为中国继续深化同小国关系的良性发展、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提供理论支撑。

## How Can Small States Conduct Great Diplomac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Role-Shaping

Qin Sh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diplomatic effectiveness of small states based on role shaping, exploring how small states can achieve influence at regional and global levels that far exceeds their material capabilities through effective role-shaping. Existing studies either place small-state diplomacy within the context of geopolitics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focusing on the realist logic of small-state regional strategies, or analyze small states participation in specific iss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as case studies, failing to provide a general explanation for small-state diplomatic capacity and limitations from the regional to the global level.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role theory not only incorporates factors of power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but also, through its constructivist emphasis on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dentity positioning, offers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small-state diplomacy. The study finds that when small states role-shaping achieves a “triple alignment” with regionalism objectives, specific global norms, and the strategic focus of great powers, their diplomatic effectiveness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by shaping themselves as “Guardians of the Blue Pacific”, “Leader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Morality”, and “Promoters of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have successfully transitioned from supporting roles to leading role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tics, demonstrat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triple alignment”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ow small states conduct great diplomacy.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row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small states and offers policy insights for better advancing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ore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concerns of small states.

**Key Words:** Small-state Diplomacy; Role-shaping; Regionalism;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Climate Diplomacy

**About the Author:** Qin She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IIS CASS)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South Pacific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The Role of ASEAN in China-U. S. Strategic Maneuvering—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uo Shengrong and Liang Yajie**

**Abstract:** Amid intensifying China-U. S. strategic maneuvering, how ASEAN resolves role conflicts is key to the Asia-Pacific order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role theory”, this article uses a “positioning-expectation-conflict” framework to analyze ASEAN’s solutions. Divergences between ASEAN’s self-positioning and others’ expectations cau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ole conflicts. To address these, ASEAN reconfirms its central role, adjusts behavior to meet China-U. S. expectations, strengthens institutionalized consultations with both, and promotes strategic diversification. It argues that ASEAN “centrality” is not static but a “processual existence” dynamically adjusted in response to role conflicts.

**Key Words:** China-U. S. Maneuver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SEAN Role; Role Conflict

**About the Authors:** Luo Shengrong, Research Fellow, Yunn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Belt and Road Studies/Yunn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outhwest United Graduate School; Liang Yajie,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University